

福爾謀殺

【創作理念】

劇名取「福爾摩沙」諧音，刻意觸及「臺灣」時事，顯示我們身處被謀殺的焦慮之中。多數人生長於斯、塵歸於此，但對於生與死我們總有著歧想，陽世與陰界或許如同鏡子般的兩面而相仿，死了未必快活，活著未必舒坦，「我們」等待死亡其實也等待重生，但重要的是我們該學會如何生活得有品質。全劇重視舞臺流動，佈景、道具皆可精簡，但須準確的燈光、音效來搭配展現，方能觸及觀眾的「視聽感覺」；劇情可視演出實況增刪，搭配時事話題以掌握時代脈動，畢竟，這種不著痕跡的謀殺其實充斥在生活之中，我們並非沒有「感覺」，只是習慣裝作沒有「感覺」，一旦自我麻痺就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了。

【人物介紹】

林沛辰 男性，年約二十七、八歲，立法委員助理
李督導 男性青年，天地交流協會「過客」領航督導，個性溫和卻帶神秘。
邱苔堯 女性，年約二十四、五歲，憂鬱症發作，穿紅衣服吃過量安眠藥而死。
巡助員 女性，年紀看來比邱苔堯小，隸屬天地交流協會諮商輔導處，個性嬌怯。
陳大興 男性，年近六十，務農，個性憨厚老實。
王士林 男性，年近四十，個性偏激。
郝秘書 女性，年約三十，隸屬天地交流協會財物保管處，臉上掛著招牌笑容。
書記官 女性，年約三十，隸屬天地交流協會文書局，手機成癮者。
審判者 男性，年近四十，隸屬天地交流協會法務部，有潔癖。

【劇情大綱】

林沛辰因車禍而送醫急救，但靈魂卻到了陽世與陰界之間的「天地交流協會臺灣特區」，等待審判上天堂或下地獄的過程中，他和其他「過客」為展開新的生活做準備；由於林沛辰尚未經過喪葬儀式通關，被以資料不全理由退出審判，等待下次審判的到來。

福爾謀殺

1 Light

〔擔架床滾輪滑動和腳步聲的音效〕

〔手術房門開閉的音效〕

〔紊亂的呼吸聲、心跳聲漸漸薄弱的音效〕

〔舞臺燈光一陣閃爍，隨即停止〕

〔心跳聲音效漸弱〕

〔林沛辰緩慢自舞臺右側上場，燈光聚焦並跟隨移動到無臺前方〕

林沛辰：〔精神渙散地說著臺詞〕忽然間，我好像哭了，眼眶濕濕的，但我沒有力氣擡起手來把眼淚擦掉，我勉強的眨了眨眼睛，想看看到底怎麼了，當我再次睜開眼的時候，卻分不清眼前看到的是什麼，只看到一片紅色又好像是黑色，有點透明又感覺有點……黏稠？有點像眼藥膏黏在眼臉上的樣子。〔勉強出力伸手揉眼睛〕然後我聞到一股很熟悉的味道，我一度以為我人在傳統市場裡，但聽周遭傳來的聲音，應該不是吧……應該不是。好多聲音、好多聲音一直傳進耳朵裡，我依稀看到被腳踩起的水花，啪搭啪搭的。〔以下配合臺詞做動作〕好像有沙子噴到我臉上，但為什麼當時我找不到我的手，不，應該是……我的手沒有力氣像現在這樣摸著我的臉，啊〔縮手〕！好冰呀！〔停頓〕我怎麼自言自語起來了。

〔林沛辰移動腳步往舞臺左側走去〕

林沛辰：〔恢復精神說話〕不對呀，剛才明明還聽到很多人七嘴八舌的討論，說什麼這已經是這個月的第……第六次，嗯——第六還是第九次啊？我懶得聽他們碎嘴，我只知道，那時我好睏、好睏。〔突然往反方向走〕不行！明天要跟委員去開會，對、去開會，不能睡、不能睡。

幕外音：你就安心的睡吧。

林沛辰：誰？誰在跟我說話？

幕外音：你好像不怕黑？

林沛辰：你是誰？快回答我。

幕外音： 你難道不想「回去」嗎？
林沛辰： 夠囉，我在問「你是誰」？不要轉移話題。
幕外音： 常轉移話題的人是你——們吧！
林沛辰： 〔停頓、思考〕轉移話題、轉移話題，這句話好熟。〔停頓〕你是自救會的陳先生、還是參加遊行的那個流氓，該不會是在廣場靜坐的市民代表。
幕外音： 都不是。
林沛辰： 那你究竟是誰？〔環顧四周〕你藏在哪裡，明人不做暗事，快出來。
幕外音： 我不躲、我不藏，我一直都在這裡。
林沛辰： 你騙人，不要給我耍花樣喔。
幕外音： 我瞭解，很多人都有你這樣的反應，這很正常，而且我也習慣了。
林沛辰： 什麼很多人，我只知道你再不出來，我……我就告你！
幕外音： 告我什麼？
林沛辰： 告你……妨礙公務。
幕外音： 那正好，我也想要告你妨礙公務，算了，如果你已經作好準備看見「真相」就閉上眼睛，等……
林沛辰： 〔緊接〕閉上眼睛你再趁機偷襲我是嗎！
幕外音： 〔微怒〕閉嘴，這麼衝的個性，難怪你這麼早來到這裡。
林沛辰： 來到哪裡……
幕外音： 我叫你閉嘴，還有、閉上眼睛。
林沛辰： 我……
幕外音： 照著做，等一下你就知道你在哪裡了。
林沛辰： 怎麼知道？
幕外音： 等你覺得有亮光時，就可以把眼睛睜開了，閉上眼睛。
林沛辰： 〔閉上眼睛〕這樣嗎？
幕外音： 耐心等待。
林沛辰： 嗯。

〔全場燈暗〕

2 走馬燈

〔林沛辰站在原地，舞臺燈亮〕

〔叫號機呼叫聲：來賓一〇〇六一號請到五號櫃檯辦理謝謝〕

〔一群人或坐或站在排隊〕

林沛辰： 欸，現在是不是開燈了？可以張開眼睛了嗎？〔停頓〕欸，現在可以張開眼睛了嗎？有人在嗎？

〔李督導拎著一個公事包（內有一盞燈）走近林沛辰〕

李督導： 沒人——

林沛辰： 〔睜眼、環顧四周〕沒人？那你是？

李督導： 你說呢？

林沛辰： 靠，原來從頭到尾都是你在耍我！

李督導： 不要以為剛剛的聲音就是我，在這裡講究的是真憑實據。

林沛辰： 我剛才明明聽到有人的聲音，還騙我說沒人。

李督導： 我可沒有騙你，〔停頓〕嚴格說起來，你——已經不算人了。

林沛辰： 〔微怒〕什麼？你拐彎抹角罵人是尋我開心是不是。

李督導： 念在你是新的「過客」我就不怪你了，我必須很認真而且帶點嚴肅地告訴你一件事。

林沛辰： 有話要說就快點，我趕時間。

李督導： 趕時間。〔顯露怪異的微笑〕你不用趕時間了，更何況，在這裡根本沒有「所謂的時間」。

林沛辰： 〔不耐煩地〕我想我一定在作夢，不然就是發了瘋被關到精神病院裡，我造了什麼孽然後站在這裡。

李督導： 久了你就習慣了。

林沛辰： 你不是有事情要跟我說？說完就別煩我了，拜託。

李督導： 等我說完了，是你會來煩我而不是我會去煩你。

林沛辰： 好，停止這些無意義的對白，說重點。

李督導： 重點是你根本沒有察覺到事實。

林沛辰： 什麼事實？

李督導： 〔斬釘截鐵的語氣〕你死了，你已經死了。

林沛辰： 〔嗤之以鼻〕哼，亂講，我現在不是好端端的站在這裡。你有病不代表我不正常。

李督導： 不信的話你把手放在你的胸口。

林沛辰： 如果這樣能讓我相信的話，好，我就陪你玩。來呀，〔右手放在胸口〕我把手放在胸口啦，然後咧，要卑躬屈膝地彎腰？還是鞠躬？要哭要笑？

李督導： 你可以把手在靠近左邊一點。

〔林沛辰不耐地把右手放靠近左邊胸口〕

李督導： 對，有沒有感覺到？
林沛辰： 感覺個屁！我沒時間在這跟你耗下去。
李督導： 我剛剛說過了，這裡根本沒有「所謂的時間」。
林沛辰： 〔把手放下〕我已經照了你的話做了，但我還是一點感覺都沒有。
李督導： 沒感覺，這就對了！
林沛辰： 夠了，我不管有沒有感覺，我只知道現在我要做的事情是回家，別擋我的路。
李督導： 問題是你回不去了。
林沛辰： 這句臺詞只有偶像劇裡面才會出現。
李督導： 如果你知道怎麼回去，請便。

〔李督導讓開站到舞臺一側，林沛辰環顧四周，走了幾步試著找尋出路〕

林沛辰： 好，我投降，我覺得我應該是做了一個《愛麗斯夢遊仙境》那樣的夢，你現在是要給我縮小的藥還是放大的藥？如果要給我的话就快點給我，我懶得夢遊！
李督導： 〔走向舞臺中間〕可悲呀，連死了都還以為自己只是睡著了。
林沛辰： 真正可悲的是你，一直詛咒別人死掉，難道我連自己有沒有呼吸心跳都沒感覺嗎？
李督導： 對，沒感覺。
林沛辰： 聽你在扯。
李督導： 那請問你現在心跳快不快呀？呼吸頻率如何呀？
林沛辰： 我……〔停頓、沉思〕夢裡是不需要呼吸和心跳的。
李督導： 喔！我快被你打敗了，你還是覺得你在作夢。
林沛辰： 告訴你，以前我唸國中和高中的時候，愚人節整我的把戲都不管用，而且，〔斬釘截鐵的語氣〕誰敢讓我過愚人節我就讓他過清、明、節！
李督導： 〔自言自語〕自己都要過清明節了還要拖別人下水。
林沛辰： 你剛剛說什麼。
李督導： 好吧，我只好讓你認清事實。

〔李督導打開公事包，拿出一盞燈〕

李督導： 你覺得這是什麼？
林沛辰： 哈，我可不記得愛麗絲有拿燈的時候，喔，阿拉丁神燈是吧，這年頭連夢境也愛搞文化拼貼，好吧那就讓我把精靈叫出來。

〔林沛辰伸手去碰小燈，小燈突然發亮〕

〔碰燈的瞬間，傳來車輛行駛、撞擊、人語、救護車的聲音〕

〔林沛辰驚嚇收手，小燈暗〕

林沛辰： 剛剛那是？

李督導： 有點類似V C R對不對？

林沛辰： 〔指著燈〕這是？

李督導： 人生走馬燈。〔小燈閃爍〕

〔人物定格，全場燈暗，下場〕

3 排隊

〔叫號機不時跳動、叫號〕

〔一群人報到櫃檯前排隊〕

李督導： 〔幕外音〕跟我來。

〔李督導帶著林沛辰自舞臺右側上場，繞過排隊的人群〕

林沛辰： 這裡是哪裡，怎麼這麼多人在排隊？

李督導： 這裡是天地交流協會臺灣特區，至於這麼多人排隊是民族性使然。

林沛辰： 民族性？

李督導： 你們把在「上面」的習慣帶到這裡來，我有什麼辦法。

林沛辰： 排隊哪算我們的習慣。

李督導： 怎麼不算，上下車、買福袋、點光明燈、補習班卡位、搶演唱會門票，哪一項不用排隊？唉——

林沛辰： 好，我承認這確實已經是種民族特性了，但，也沒有必要歎氣吧。

李督導： 我不是為這個歎氣，我是為剛剛沒有機會自我介紹，枉費我那麼神秘的出場。〔停頓，整理儀容〕我，是這裡的領航督導，在這裡大家多半直接稱呼我領導或督導。

林沛辰： 我說領導呀，這什麼天地交流協會，我看簡稱你們乾脆簡稱天地會，朝向你們反清復明的偉大願景算了。

李督導： 天地交流協會已經是簡稱了。

林沛辰： 簡稱還那麼多字，那原名是什麼？

李督導： 天堂與地獄行政管理暨文化發展交流協會。

林沛辰： 我覺得我一定是在作夢。
李督導： 來到這裡有七成六的「過客」有你這樣的反應。
林沛辰： 過客，我果然是在作夢。
李督導： 過客，說白一點就是亡魂、文雅一點的說法是往生者，簡單來說，你已經死了，這一點我剛剛重複很多遍了。
林沛辰： 死了。〔停頓、蹲下雙手搗面〕所以我……
李督導： 〔緊接〕所以你已經死了。
林沛辰： 死因？
李督導： 沒有「人」比你更了解了。
林沛辰： 我只記得有輛車開過來，我趕忙閃開，然後「砰」的一聲。
李督導： 對，「砰」的一聲。
林沛辰： 我就倒在地上了。
李督導： 你漏了一個細節，那「砰」的一聲是你安全帽飛出去撞到燈柱的聲音。
林沛辰： 所以我死於車禍？
李督導： 這還要問嗎。
林沛辰： 那我該怎麼辦？
李督導： 什麼怎麼辦？
林沛辰： 那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旅遊計畫那些要怎麼辦？
李督導： 有五成四的「過客」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但絕口不提工作怎麼辦。
林沛辰： 〔嚎啕〕快回答我！
李督導： 既來之，則安之。我懂你的不甘心，每個「過客」來到這裡幾乎會如此反應，但事實就是如此。
林沛辰： 我真的希望這一切是場夢。
李督導： 我想，大部份「過客」的親朋好友也這麼認為。

〔叫號機閃動〕

幕外音： 來賓一九四〇六號請到四號櫃檯辦理，謝謝。

〔林沛辰看向準備報到的人群〕

〔邱苔莞穿著亮紅色的衣服往四號櫃檯走去〕

林沛辰： 怎麼有這麼多報到櫃檯？
李督導： 每天都有好多人「過客」，自然就需要許多報告櫃檯提供服務。
林沛辰： 這裡好像郵局喔，嘿，還有快速窗口耶。
李督導： 某種程度來說，這裡比照你們在世時的社會型態，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效率好多了。

林沛辰：能跳到一九四〇六號，這效率恐怕是秒殺每一位來賓吧，真的有效率才有鬼。咦？好像有些窗口的號碼都沒什麼在動耶。

李督導：那是當然的，因為服務對象不同，數量也就會有差異。

林沛辰：都是叫號辦理，我看你們都在偷懶，你們這裡才是真正沒效率。

李督導：你的誤會可大了，真正沒效率的是你們，因為我們總得等你們陽世的手續處理完才能承辦。

林沛辰：什麼意思？

李督導：簡單來說，要等你的儀式完全結束，我們才能真正幫你處理。

林沛辰：你能不能說點聽得懂的人話？

李督導：錯，我們都不是人，我是天地交流協會的領導，而你是個「過客」。

林沛辰：好好好，我投降，不跟你扯了。

李督導：〔緊接〕你現在看到這麼多窗口，其實是爲了服務不同宗教儀式的「過客」。

林沛辰：所以跳號很頻繁的應該就是佛教、道教、基督教之類的吧。

李督導：沒錯，儀式不同，經辦的資料、課文和代辦費也不一樣。

林沛辰：代辦費也不一樣，果然是有錢能使鬼推磨。

李督導：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人全額免費也免稅，因為他們不燒紙錢。還有，我想我剛剛沒有提到，我們是公差，不是鬼。

林沛辰：〔自言自語〕還不都一樣不是人。

李督導：你剛剛說……

林沛辰：〔緊接〕所以選擇道教儀式的人就要課重稅，這也太不公平了吧。

李督導：我剛剛說過了，比照陽世的模式，帶來的錢多自然要負擔比較多的稅和手續費用，像你們陽世那些企業或財團大老闆被政府課重稅視一樣的意思。

林沛辰：但你們忽略了他們也很會逃稅。

李督導：那只能怪你們法律不管用。

林沛辰：應該說，法律幾乎只保障懂法律的人和那些有錢請律師的人，像我這樣的窮光蛋根本對這一竅不通。說到錢，我有一個問題。

李督導：說吧。

林沛辰：我沒有錢，也沒有宗教信仰，該怎麼辦？

李督導：你可以先去抽號碼牌，我想服務員應該會專案處理。

林沛辰：督導，謝謝你。

〔李督導下場，林沛辰往人群走去，邱苔莞走向舞臺中央幾步後，倒退走，定格〕

〔全場燈暗〕

4 藥

〔舞臺淨空〕

邱苔莞：〔幕外音〕我真的真的很抱歉，小姐，我……我真的覺得……

巡助員：〔幕外音〕沒關係，真的沒關係……

〔邱苔莞緊跟著巡助員上場〕

邱苔莞：小姐，不好意思，我第一次死，很多手續的流程我都不清楚。

巡助員：你別急、別急，你不用擔心，嗯……基本上大家都是第一次來到這裡的，所以難免會有狀況發生。

邱苔莞：〔慌張貌〕但但但我真的……這個我個性很迷糊的，所以我……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我只是……

巡助員：〔緊接〕你別慌張，慢慢說、慢慢說。

邱苔莞：就是那個，哎呀！我會不會怎樣呀！

巡助員：嗯……你說的怎樣是指？

邱苔莞：你也知道，我就是死得不明不白，所以……

巡助員：我不是很了解你說的不明不白耶，你可不可以講清楚一點。

邱苔莞：這個我……我……〔苦笑〕呵呵，這要怎麼說呀。

巡助員：放輕鬆，你慢慢說，事情已經過去了，所以……

邱苔莞：〔緊接、突然大聲〕事情沒有過去！事情沒有過去！我不該這麼自私的，我真的不能那麼自私，嗚……〔想哭但哭不出來〕對不起，我是個愛哭鬼，死了之後，就真的承爲了愛哭鬼，但爲什麼沒有眼淚，〔苦笑〕呵呵——

巡助員：你已經不在人世了，所以……也就不會有眼淚了，你雖然在哭，但其實那只是你在人世間的一種習慣動作罷了。

邱苔莞：這不就是欲哭無淚嗎，我終於明白這句話的感覺了。

巡助員：〔尷尬地〕也許，是有這麼一點接近。

邱苔莞：欸，我現在是不是很醜呀？

巡助員：啊？

邱苔莞：我是不是很醜？

巡助員：我剛剛說過啦，不會再流眼淚了，你的眼睛沒有哭腫不用擔心。

邱苔莞：我不是指眼睛啦，我是指我現在這個鬼樣子是不是很醜。

巡助員：〔小心、試探的口吻〕應該……和你死之前的模樣差不多吧。

邱苔莞：〔雙手掩面〕那一定醜死了。

巡助員：開心點啦，雖然我知道人死後很難開心，但既然都來到這裡了，倒

不如開心的面對，不是比較好嗎？

邱荅堯： 我想我在也開心不了了。

巡助員： 怎麼說？

邱荅堯： 沒什麼好說的。

巡助員： 說不定你說出妳的心事之後，心情會好些。

邱荅堯： 其實沒什麼，我只是擔心下輩子還要當人。

巡助員： 這……

邱荅堯： 〔語氣漸強，性格變得歇斯底里〕妳如果現在可以投胎，妳還會想當人嗎？當人有什麼好？每天都有煩惱，煩惱吃什麼、喝什麼、做什麼，煩都煩死了。

巡助員： 這是人之常情，至少當人有自由呀！

邱荅堯： 哼，前提是我沒有出生在這。

巡助員： 哪裡？

邱荅堯： 臺灣特區！

〔兩人沉默〕

邱荅堯： 本來以為大學畢業之後我就可以高高興興迎接我的自由生活，哪知道每天睜開眼睛就要看一堆人的臉色，他們只會對你的工作挑三揀四，一下嫌我態度不好，一下抱怨我沒有腦袋，還後悔把我聘進來，憑什麼我去上班要受這麼多的氣！

巡助員： 聽起來，你工作上好像有不少挑戰和競爭。

邱荅堯： 豈止不少，每天都過得戰戰兢兢，身邊根本沒有幾個值得信賴的朋友，周遭幾乎都是敵人。敵人耶，你能想像每天必須武裝自己的樣子嗎？

巡助員： 〔悵然〕我……我不能，因為我已經不存在人世間很久了。

邱荅堯： 〔停頓，情緒收斂〕抱歉……我好像又失控了。

巡助員： 我看過你的資料，我記得你……好像服用過多安眠藥才……

邱荅堯： 對，對，我就是吞太多安眠藥死的，因為我根本不想醒來，不想面對那些……那些……那些……

巡助員： 事實。

邱荅堯： 對，事實，我根本無法接受眾叛親離的感覺，我吞了藥，一顆接著一顆，有時候噎住了我含著眼淚硬是把它吞下。

巡助員： 難道這樣就不會有遺憾了嗎？

邱荅堯： 遺憾……後悔……或許有吧，我當初就是太相信他了，他劈腿的事情我根本被蒙在鼓裡，〔欲哭無淚、歇斯底里狀態〕他投懷送抱根本不把我當一回事，我為了他竟然還得了重鬱症，吃什麼百憂解！

巡助員： 所以你才想不開吞安眠藥自殺。〔走近，雙手扶著她的肩膀〕希望

你能夠釋懷，妳很好，只是對方不懂得欣賞。

邱苔莞：〔推開巡助員〕我很好？那你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嗎？

巡助員：我……我不知道。

邱苔莞：如果有一天、有一天你遇到了「鍾華民」那傢伙來到這，你一定要幫我告訴他：〔以下回音處理〕「你可以背叛我，但你不該出賣自己的靈魂，連良心都不要了」。

〔邱苔莞放聲笑出來，漫無目的地走動，巡助員保持距離地跟著〕

〔邱苔莞背著巡助員對話〕

巡助員：妳……有固定去醫院嗎？

邱苔莞：去了，去了好幾次，每次說得都那些話，冷冰冰的，權威嘛，權威就是這樣板著一張臉，每次我看到醫生的臉就好想笑。還有……
〔停頓〕

巡助員：還有什麼？

邱苔莞：那個護士，總是一副「你好可憐」的眼神，我又不是沒人疼沒人愛，我只是……只是……得了很多人都有的病！就只是這樣而已呀。

巡助員：我知道，但……可能妳沒有努力讓自己快樂……

邱苔莞：〔轉身面對巡助員、緊接〕天曉得我多努力讓自己快樂，我多想讓自己的快樂和生活同時漲價，但我已經貶值到、貶值到一文不值了。〔轉身背對巡助員〕

巡助員：我……

邱苔莞：〔情緒逐漸收斂〕你知道的，我就是死得不明不白，我不曉得我為什麼要自尋死路，我好像……好像感覺……遺憾了、後悔了。不，我並不遺憾、後悔，我只是……我只是……有點……不甘心罷了，對……就是這樣，沒錯。

〔邱苔莞體力不支跪坐在舞臺上、背對觀眾，巡助員蹲在旁邊，摟著她〕

〔全場燈光極緩慢地漸暗〕

5 橋

〔場上有兩張椅子或一組沙發，陳大興、林沛辰並坐〕

〔陳大興一手擺著持菸的動作，盯著林沛辰看，有時腳在抖動〕

〔林沛辰發現陳大興在看他，故意避開視線〕

〔以下對話，陳大興操著臺灣國語，必要時可搭配流暢的臺語表達〕

- 陳大興： 你是新來的？
- 林沛辰： 〔尷尬〕嗯……對。
- 陳大興： 來多久了？
- 林沛辰： 剛剛才到。
- 陳大興： 剛到呀，那你可能要等上一陣子。
- 林沛辰： 等上一陣子，怎麼說？
- 陳大興： 看你家人怎麼幫你處理呀，而且還要看排隊的狀況。
- 林沛辰： 其實我對這裡還不太了解，你和這裡的督導說的我都聽不太懂。
- 陳大興： 這難怪嘛，我剛到這裡的時候連要找個廁所也找不到。〔作勢在抽菸〕
- 林沛辰： 你應該找到了吧。
- 陳大興： 沒有，這裡根本沒有廁所，死都死了還想著上廁所幹嘛。〔作勢抖菸灰〕
- 林沛辰： 我方便請教你一個問題嗎？
- 陳大興： 請。
- 林沛辰： 你的手在幹嘛？
- 陳大興： 你覺得呢？
- 林沛辰： 抽菸？
- 陳大興： 錯，是假裝在抽菸。
- 林沛辰： 啊？
- 陳大興： 沒辦法，都已經抽了十多年了，這動作一時還改不過來，更何況，誰曉得這裡全面禁菸，我只好每次回去的時候多抽一點。
- 林沛辰： 都已經來到這裡了還能回去哪裡？
- 陳大興： 〔持菸的手指著上方〕就回上面啊，好佳在我囡仔有幫我準備，不然我要憋死。
- 林沛辰： 原來還可以「回去」喔，這個手續要很久是嗎？
- 陳大興： 我跟你說啦，這個手續時間長短是因人而異的，排在我前面的老傢伙硬是比別人多出好多時間，天曉得他的手續是有多複雜。
- 林沛辰： 你剛剛一直在講手續什麼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 陳大興： 我跟你舉個例子你就懂了啦，〔作勢抽菸〕呵呵，總改不了這習慣。〔作勢捻熄香菸〕不抽了、不抽了，我呀，〔換成臺語，茫然地在舞臺上走〕走的時陣，厝裡的人參詳了後，決定請師公來作，想講處理乎我圓滿，哪知影要做七個七，叫我時常要「轉去」聽師公唸經，唸一堆有的沒的我聽攏無，尤其是到了「過王」的時陣，師公攔那唸那唱，什麼七字仔、都馬調呀也有，又攔毋是在搬歌仔戲，唱這不搭不七我看無伊底比啥米，別人聽到還以為在作大戲

咧。〔停止遊蕩，看著觀眾〕唉，阮尙細漢的孫才出世無多久，生作真古錐，我就愛佢伊玩，但是阮媳婦嫌我呷菸呷蓋重，毋願意乎我抱孫，而且喔，自從我去病院檢查出肺癌了後，伊就佢我擋著著，自彼擺了後，我就無抱過我的金孫呀。

林沛辰：〔用不順暢的臺語對話〕安捏後來咧？

陳大興：〔回頭面向林沛辰〕後來，我就決心要戒菸，想講呷卡長命，哪知影閻王注定三更死，絕不留人過五更，就親像師公唸的彼句「一命嗚呼哀哉」，安捏就去呀。

〔以下對話，陳大興走近舞臺左側，林沛辰聽得出神尾隨在後，側翼燈亮〕

陳大興：唉！人生短短，卡想也感覺遺憾，看到子孫仔過得好就好囉。哎，講這是乜衝啥。

林沛辰：後來呢？

陳大興：〔恢復成臺灣國語〕你臺語講很爛咧，我用國語跟你講啦！沒有什麼後來了！啊你不是想知道手續，我還沒講完。

林沛辰：那……有什麼手續？

陳大興：我家裡的人替我選了道教的方式來辦啦，哪知道手續這麼複雜，又要唱又要跳，還要跟著師公繞來繞去，繞到我頭都暈了，看不出來喔，啊那個師公是個胖子，喔——動作好靈活喔，〔臺語〕這世人無看過豬會跳舞啦。〔華語〕我私底下這樣跟你講啦，這個手續喔，真的很騙錢，啊那個師公我都認識呀，我兒子找他來幫我做家事，就是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哪知道他給我狠狠敲了一筆大條的，尤其在「過橋」的時候喔，一直要我小孩丟那個、那個「青的」、「紅的」啦，就剛好跟那一句不什麼青紅的……

林沛辰：不分青紅皂白。

陳大興：對對對，就是銀行發明的這個成語，意思就是這樣。〔停頓，視線由下而上再往下〕哎，現在想想那個場面好熱鬧，看著小孩子跟著師公繞來繞去的，〔伸手指向遠方，聲音漸弱〕轉過來，又轉一圈、轉過來，又轉一圈。

〔師公引著一群人披麻帶孝上場繞圈，側翼燈暗〕

師公：〔臺語，搭配民歌小調或牽亡歌演唱，可依莊／諧考量而增刪〕
太平本師登天臺，急如律令叫門開。
奈何橋板來鋪排，調領淨魂速前來。
淨魂業主有交代，牲禮素果提來拜。
拜請三教眾神在，尊我號令展風采。

齊天大聖神通大，棒打妖魔佻鬼怪。
豬公八戒不通來，品貌端正才應該。
八仙雲遊來過海，各顯神通到蓬萊。
五府千歲陣營隘，點兵點將破邪災。
獻紙來你嘛燒錢去啊，獻紙啊燒錢是要買路去叻。
獻紙來你嘛燒錢去啊，獻紙啊燒錢是要買路去叻。
行你著行過橋哦——叫阿爸、阿公過橋喔！

眾 人： 阿爸／公——過橋哦——

〔師公領眾人緩慢下場〕

陳大興： 〔臺語〕阿弟仔、乖孫耶，阿爸惦這、〔華語〕阿公在這，你們要記得阿公喔！

〔全場燈暗〕

6 房子

〔王士林、郝秘書對坐，中間隔著一張桌子〕

〔郝秘書桌上擺著資料夾〕

王士林： 小姐，請教一下，我的家人說要燒房子給我，那會蓋在哪裡？

郝秘書： 請問您的 I D ？

王士林： I D ？

郝秘書： 在報到櫃臺那邊受理申辦戶籍登記時，就核發你的 I D 卡了。

王士林： 你說那張身分證喔，我看看。〔翻口袋找身份證〕我找到了你等一下，號碼是……什麼符號（卍）然後 111@35WSL600509#65，欸，這個號碼這麼長，還有符號、數字混在一起是怎樣，這怎麼記得住？

郝秘書： 這不用記，你只要隨身攜帶就好了，因為它也是你在這邊的電子錢包，記得別弄丟了，重辦要手續費的。

王士林： 這還可以當悠遊卡用喔，這麼方便，〔拿 I D 給郝秘書看〕那為什麼第一個符號是這個，這個要怎麼唸？

郝秘書： 卍，ㄨㄛˊ，因為你用佛教儀式，所以櫃臺承辦員就用這個編碼。

王士林： 所以「阿門」的第一個字不就是「十字架的十」。

郝秘書： 對，沒錯。

王士林：後面這個 111 剛好是我們士林區的郵遞區號耶，你們特地參考我們那裡的位置喔？

郝秘書：這樣子比較好追溯你在陽世間的地政資料。〔示意王士林閉嘴〕你不是要找你的房子嗎，麻煩先借我你的 I D 卡。

王士林：喔好。〔遞 I D 卡〕

郝秘書：〔查找資料〕有，我們收到了，等一下拿給你，卡片先放我這。

王士林：那就麻煩妳拿鑰匙給我了，謝謝。

郝秘書：不是鑰匙，是房子。

王士林：房子？房子要怎麼拿，〔作手勢〕這麼大一座耶！

〔郝秘書：下場，王士林站起來、往舞臺前方邊走邊說〕

王士林：他們還特地幫我挑了一棟兩層樓的花園洋房，這麼大的房子怎麼說拿就拿呀！〔回頭找不到郝秘書〕欸，人呢？不是說好要「拿」房子給我嗎？她一個人拿得動才怪呢。

〔郝秘書端著一座燒焦的迷你靈屋上場〕

郝秘書：這是妳家人幫妳準備的靈屋，請「拿」好。〔將靈屋交給王士林〕

王士林：這？你搞錯了吧，他們準備的是二樓花園洋房耶。

郝秘書：是呀，他們燒給妳的就是這樣的「二樓花園洋房」呀。

王士林：這麼「小」的二樓花園洋房，我要怎麼住進去呀。你要借我縮小燈嗎？

郝秘書：很可惜我不是哆啦 A 夢。

王士林：不對哦，我懷疑你根本就拿錯了，再怎麼樣也不可能是這種燒得烏漆抹黑的房子，她根本就「臭火焦」了呀！（「臭火焦」臺語）

郝秘書：你記不記得你剛剛說過「我的家人說要燒房子給我」這句話。

王士林：有呀，他們確實這樣告訴我呀。

郝秘書：那就對了，問題就出在這，因為他們「燒」給你，所以你就收到一棟被燒過的二樓花園洋房。

王士林：還有這種事！怎麼活著的時候都沒想過會這樣。〔沉默片刻〕那他們幫我準備的洗衣機、冷氣、冰箱、櫃子那些東西呢，該不會也……

郝秘書：化爲灰燼，灰飛煙滅。

王士林：讓我萬念俱灰，「灰」常可惜。

〔兩人停頓片刻，郝秘書坐回原位，王士林把燒焦的靈屋放在桌上、坐下〕

王士林：不對，那我房子的管家和傭人呢？

郝秘書： 剛剛我端來的路上有一陣風吹過，他們就「灰」走了。

王士林： 怎麼會這樣。

郝秘書： 就算還在也只剩渣渣，你要找他們的話可能不太容易就是。

王士林： 算了算了，我不想再追究這些讓我感覺焦頭爛額的瑣事，我只想知道不能燒靈屋給我那我要住哪裡？

郝秘書： 你早就該問我這個問題了，我可以幫你安排住在單身宿舍或國民住宅。

王士林： 這裡也有國民住宅，這……這真的太有趣了，沒想到死了之後還有這麼多有趣的事情。

郝秘書： 不好意思，我必須打斷你的……想像，可以讓我們談談正事嗎？

王士林： 對不起，剛剛失神了。

郝秘書： 你要申請免費的單身宿舍還是要負擔部分費用住在比較好一點的國民住宅？

王士林： 免費的就好了，我不貪求什麼有的沒的。

郝秘書： 好，我現在幫你查空房。〔翻閱資料夾〕空房剩下不多了，目前有幾間房間可以即時入住，但是之後可能有搬遷的必要，您方便嗎？

王士林： 什麼意思？是說我只能住一段時間之後就要搬？

郝秘書： 對，然後等到新的宿舍蓋好之後會保留您的房間，不會影響您居住的權益，而且我們會有津貼匯入你的 I D 卡裡。

王士林： 〔站起來〕這沒道理呀，不是已經有宿舍了為何還要搬到新的宿舍？

郝秘書： 我可能會花一些時間來解釋，請您坐下來聽好嗎？〔露出微笑〕

王士林： 〔坐下〕好、好、好，我聽，你就直接說吧。

郝秘書： 事情是這樣的，全世界每天都有數以萬計的人往生，而我們天地交流協會負責「收容」來到這裡的靈魂，也就是「過客」，不要訝異、你沒聽錯，是「收容」。當世界人口以等比級數增加時，死亡人數其實也大幅上升，我們天地交流協會的負擔也就愈大，在「過客」還沒審判上天堂或下地獄之前，我們必須一概「收容」。

王士林： 爲什麼我聽起來覺得我們就像是流浪狗一樣，還要先安置等人來認養。

郝秘書： 基本上，這個概念是滿接近的，但慶幸的是，「過客」不必安樂死。順帶一提，天地交流協會對於任何生命的靈魂都有「收容」的義務，所以我們還有專門經辦的單位和收容的空間。

王士林： 哇靠，你們整個事業就做很大呀。

郝秘書： 是志業，不是事業。

王士林： 好，我不插嘴，你繼續說，不然不知道我還要在這裡耗多久。

郝秘書： 我剛剛說過了，這裡的「過客」愈來愈多，我們的空間不夠，只好拆掉舊有的宿舍或住宅，重新擴建，增加收容的量。

王士林： 那就是都市更新嘛，我生前才吃過這個虧，死了還要這樣搞我。〔站起來走向舞臺前方〕那些什麼委員、什麼代表的，口口聲聲說要幫我討公道，我的陳情書一張接著一張的發出去，結果法院的傳票一張接著一張的寄回來，委員在哪裡、代表在哪裡？我的家在哪裡？

郝秘書： 我們只能公事公辦，請您諒解。

王士林： 〔走回桌前，拍桌盛怒〕那你說說看，我搬出來又要住哪裡，你要發給我帳篷喔！

郝秘書： 你說對了，屆時請您記得攜帶 I D 卡到這裡領取睡袋和帳篷，〔歸還 I D 卡〕好了，就請您帶著 I D 卡到陰陽路四段四十四號西索米宿舍一樓管理員室，找管理員領取房卡，您就可以入宿了。

王士林： 欸，妳說完就這樣打發我喔，有沒有天理呀。

郝秘書： 很榮幸能為您服務，之後有專員客服意見詢問，還請您給我「郝秘書」五分滿分喔，謝謝。

〔全場迅速燈暗〕

〔叫號機呼叫：來賓二一五九七號請到二號櫃檯辦理，謝謝〕

7 圈圈

〔前場的桌椅橫擺，兩張椅子隔著桌子面對觀眾；另外擺一張椅子在外〕

〔書記官翻閱資料，審判者在剔牙〕

書記官： 這個過客的資料也太少了吧，根本沒什麼好審查的。

審判者： 這種最麻煩了，要一直問才知道他的底細，搞得跟白色恐怖一樣。〔看指甲縫〕這裡怎麼會塞了污垢呢？〔拿牙籤試著挑出來〕

書記官： 你到底準備好了嗎？我想早點下班，我可不想加班。〔拿出智慧型手機來玩〕

審判者： 〔將手伸得遠遠地看著〕反正我們不需要睡覺，不也是一直在工作。

書記官： 〔低頭碎唸〕工作、工作，我當初就是因為被什麼責任制的工作壓得喘不過氣才過勞死的耶，害我沒機會好好談戀愛。

審判者： 可以抬起頭跟我說話嗎？不然我覺得你好像在耍自閉。

書記官： 耍自閉的「過客」滿街是，不差我一個，「上面」的習慣很自然地帶下來呀，反正大家都習慣這種行屍走肉的生活了，〔俏皮地說完嘟嘴〕空虛呀空虛。

審判者： 可惜「上面」的人沒有開發什麼尋找真愛 APP，這樣大家就不會太寂寞了。

書記官： 聽音樂療傷就好。

審判者： 〔感歎語氣〕寂寞的人活著聽歌。

書記官： 我可沒有說我生前很寂寞喔。〔停止玩手機、抬起頭〕你知道嗎，我唸大學的時候可是有不少人追我耶，他們把我當做金銀珠寶一樣看待，那種感覺好虛榮又好 sweet——哪知道進入職場工作整個人生就黑暗了，我從那種 22K 的小助理做起，老闆罵就算了，還有一堆奧客客訴。

審判者： 上下交相賊？你不會換工作喔？

書記官： 想換呀，可是沒有滿一年，這樣總覺得應徵新的工作時，面試會留下壞印象。

審判者： 因人而異吧，我朋友五年內換了八個工作，而且還跨產業、跨領域不也好好的。

書記官： 〔低頭玩手機〕那是他家人不管好不好，我家管得可嚴了，回到家還要聽家裡的人「唸經」，害我整個性趣缺缺，唉，我金銀珠寶般的年華就這樣浪費了。

審判者： 然後變成破銅爛鐵，可以回收了。

書記官： 〔抬起頭，微怒〕你……算了，不跟你計較。

審判者： 所以你後來有沒有換工作？

書記官： 〔低頭〕沒換，我直接辭職到美國了。

審判者： 嫁人喔。

書記官： 想太多，我是去美國唸書，想說出國深造一下再回來，不要老被那種自居名校背景的主管「電」。〔抬頭〕說到這，我那年去美國超順利的。

審判者： 唸書很順利喔，那很好呀。

書記官： 不是——是到「美國在臺協會」申請流程很順利。

審判者： 印象中，要通過申請不簡單耶，看來你資料準備得很齊全。

書記官： 才不咧，想當年我去辦的時候，我懶得排隊又剛好那邊有快速窗口，我就去啦，想不到只要嗑掉一盤美國牛肉就過關了。

審判者： 你確定你不是去美國做藥物或毒物的人體實驗？

書記官： 你沒去過美國所以你不懂那種國際合作的關係，每次我們有麻煩的時候，美國總是熱情協助，兩肋插刀……

審判者： 〔緊接〕然後背後捅你一刀。話題結束，他來了，準備辦正事。

〔書記官收起手機，審判者整理領子〕

〔林沛辰上場，在空椅旁站著〕

林沛辰： 請問，這張椅子……

審判者： [緊接]請坐。

[林沛辰坐下]

審判者：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了好嗎？

林沛辰： 嗯好。

審判者： 這位先生，就我們掌握的基本資料來看，你服務於政治界是嗎？

林沛辰： 是的。

審判者： 那我們沒什麼問題要多問了。[收拾資料]

林沛辰： 欸欸欸，我才進來不到一分鐘耶！

書記官： 別忘了，我們這裡沒有所謂的時間，我們只負責審查和宣判。[面對審判者] 是否現在就要宣讀審判結果呢？

審判者： [清喉嚨]咳，本席宣判，臨時編號A320@67CJS751009*04 林沛辰即刻墮入地獄刑訊，其餘資料待陽界喪葬儀式完成後予以補件。

林沛辰： 等等，只知道我在政治界服務就判我下地獄未免太過份了吧！

書記官： 基本上在政治圈打滾的人多半表裡不一，淨會說些冠冕堂皇的話，所以我們的基本審查只會讓這種人蒙混過關，與其如此，還不如直接送這些人接受地獄的嚴刑逼供。

審判者： 要怪就要怪你們上面太多政治人物不老實，怪不得我們。

林沛辰： [站起來慌張貌]等一下等一下，我先釐清我的工作內容。我，只是、個立法委員助理，平常負責蒐集資料，跑跑婚喪喜慶場合的那種，並沒有直接問政於民之類的，這樣我需要下地獄審問嗎？

審判者： 這……你說的當真？

林沛辰： 當真

審判者： 屬實？

林沛辰： 屬實。

審判者： 照樣下地獄吧！

[審判者、書記官起身欲離開]

林沛辰： Wait！我剛剛已經說明了我的工作內容了呀，我應該不完全屬於政治人物吧！

書記官： 雖是如此，但助紂為虐依然是共犯，你就安心下地獄吧。

林沛辰： 我有抗議的權利和機會嗎？

書記官： 有，但要經過審判者同意。

[林沛辰望著審判者，書記官拿出手機把玩]

審判者：好好好，讓你抗議、讓你抗議，就是不要用這種楚楚可憐的眼神看著我，我最怕這種眼神了。〔坐下〕

林沛辰：我想先知道，什麼樣的人是直接下地獄受審問的。

審判者：我想你剛剛說的應該是指「過客」而不是人，至於你的問題呢很簡單，從事政治服務的，我們連問都不問就送辦。

林沛辰：總該要有個理由吧！

書記官：我想剛剛已經有提到了，你是要幫「共犯」辯解嗎？

林沛辰：不，我的意思是，我並沒有完全踏入政治圈，所以可能你們對我有所誤解。

書記官：還是說，你是政論節目名嘴？

林沛辰：我不是。

審判者：〔不屑地〕如果是的話，審都不用審直接到油鍋裡。

書記官：炸他千遍也不厭倦。

林沛辰：還好我不是。

審判者：我們這樣的問答太沒效率了，不然這樣，你打算提出什麼個人經歷來平反呢？

林沛辰：這個我……

書記官：〔收起手機，回到位子坐好〕我急著下班。

林沛辰：等等等等，我當過記者，跑過社會新聞，伸張正義。

書記官：伸張正義！

審判者：那你到地獄是再適合不過了，他們一堆鬼在喊冤。

林沛辰：不會吧。

書記官：你就用你們擅長的招式去套他們的話吧，我想他們很愛說的。

林沛辰：我自認我還擁有媒體素養和職業道德。

審判者：每個被我們推下地獄的媒體工作者哪個不是這樣說。

書記官：〔站起來模仿記者〕他們最慣常的手法是攝影機特寫你眼眶含淚的畫面，然後記者走到受訪者身旁問：「你現在心情如何？你現在心情是不是很差？」聽到都沒心情了。〔坐下〕

林沛辰：確實是有同行這樣，但我……

審判者：但你怎麼樣？專門上 Facebook、PTT 找線索，還是那種自導自演帶觀眾重回事發現場 Run 一遍，簡直是演員嘛！

書記官：對，說得很對，真的很愛演，每到了颱風季節，還不顧生命安危上山下海。〔模仿記者〕記者現在所在位置是新竹縣尖石鄉山區，這邊的風雨非常大，整個雨水像是從天上倒下來一樣，視線一片模糊不利人車通行，現在風大到記者連站都站不穩，風力強到我整個人要被吹飛啦！啊——請民眾盡量不要出門，啊——將畫面交還給主播。

審判者：對，我看過這種超好笑的，還有還有。〔模仿記者〕好的主播、各位觀眾朋友現在您在畫面上看到的是一片汪洋，整個佳冬鄉幾乎都泡在水裡成爲水鄉澤國，稍早水深及腰，但不到一小時的狂風暴雨帶來了豐沛的雨量，現在已經淹到了胸部以上，許多民眾紛紛躲避到二樓避難，記者現在是寸步難行，〔被水嗆到〕咕嚕——隨時都有滅頂的可能，〔頻頻揮手〕稍後我們將繼續爲你報導最新消息，先把畫面交還給棚內主播，咕嚕——

審、書：〔同時敞開雙臂〕渾然天成的表演！

林沛辰：不瞞你們，其實我以前還真搞過戲劇。

審、書：戲劇？

林沛辰：對，就是那種舞臺劇，我寫過劇本也當過演員。

審判者：可惜呀，如果你是傳統戲曲的編劇或演員我就讓你上天堂了，既然是搞舞臺劇的，那你還是下地獄吧。

林沛辰：等等、等等，爲什麼傳統戲曲的編劇或演員就可以上天堂？

書記官：〔拿出手機低頭把玩〕因爲要「扮仙」和「作戲」給天上的神看呀，天堂很缺乏娛樂，那些神很愛看戲所以很需要的。

林沛辰：那也不用把我丟到地獄吧！

書記官：你不知道，地獄更需要娛樂，所以你——就下去娛樂大家吧。

審判者：誠如她所言，爲了避免暴動，地獄很需要精神調劑的娛樂活動，有點像——「勞軍」那樣，像你這種既會編又會演的表演夢、想、家最適合下地獄了，我想你應該能懂的。

林沛辰：這不是懂不懂的問題呀，這……我只是曾經當過編劇和演員嘛，這只是我人生閱歷中的一小部份而已，犯不著把我丟到地獄吧。

審判者：你確定不去？很可惜喔。很多演藝圈的人都在那裡，尤其緋聞很多或身材很優的那種特別受歡迎。

林沛辰：嚴格說來，我應該不完全屬於演藝圈。

書記官：〔抬頭〕那你到底是什麼圈？

林沛辰：我……

書記官：什麼圈都不是？

林沛辰：〔自言自語〕是呀，我活著的時候，到底在什麼圈？屬於什麼圈？怎麼覺得，我一直都是一個人孤軍奮鬥呢？

審判者：你，還好嗎？受不了下地獄的打擊？

林沛辰：不，我很好，應該說，到目前爲止我現在很好。

書記官：〔收起手機〕所以以前不好？

林沛辰：沒什麼好或不好的。

審判者：你現在很憂鬱？

林沛辰：或許我正在沉思，我到底屬於……〔抬頭、低頭〕哪個圈圈。我死了之後，有人會來送我一程嗎？

書記官： 你好像沒有什麼朋友喔。
審判者： 看你似乎交友廣闊，而且當立委助理應該接觸了人不少才對。
林沛辰： 雖然我跑慣了公祭場合，看盡了人生的無可奈何，但我其實時常在想，我告別式的那一天會是什麼樣的場面。跟我絕交的朋友會不會後悔？前女友會不會來？暗戀七年的女生會不會爲我流淚？國小、國中、高中和大學的同學會不會在乎？我的存在，總覺得好微薄、好微薄。

〔林沛辰突然站起身來，走向舞臺前方用力嗅聞〕

林沛辰： 你們有沒有聞到一股味道？
書記官： 你已經死了，不會有「感覺」的。
林沛辰： 好像是消毒水，又好像是酒精的味道。
審判者： 你是不是收到太大的打擊呀！
林沛辰： 噓，你們聽，有「人」在說話。

〔全體茫然地張望，全場燈暗〕

8 遺願

〔舞臺淨空，李督導領著林沛辰自舞臺左側上場〕

李督導： 你是說，你剛剛突然有了「感覺」？
林沛辰： 嗯。〔停頓〕謝謝你把我帶出來。
李督導： 不用客氣，坦白說，當初我在接受審判時，他們也老是想把我往地獄送。
林沛辰： 每個人都這樣嗎？
李督導： 看你資料傳來多少再決定，像你這種臨時編號的「過客」其實也不用急著審判，你大可以在休息區內待著，等你的家人替你辦好後事再說。

〔沉默片刻〕

李督導： 你想家呀？
林沛辰： 嗯，開始想了。

李督導： 這是「人」之常情。
林沛辰： 我不是已經成為「過客」了嗎？
李督導： 「過客」只是一種身分的指稱，實際上你還是個「人」……或者應該說，你現在是——獨立的靈魂。
林沛辰： 這個世界真奇怪，還會發明一些有的沒的名詞。
李督導： 其實這和陽世沒有太大的差別呀，「上面」不也很創造一些詞來使用，若真的要說「這裡」和「上面」最大的差異，就是在於有沒有吃喝拉撒睡的必要。
林沛辰： 但我現在覺得有點餓喔。
李督導： 應該是你嘴饞，念念不忘陽世的滋味。
林沛辰： 或許吧，生命走到盡頭，才知道這裡，會是另一段生命的開始，我還在適應中。

〔李督導坐在舞臺上，林沛辰隨即也坐著〕

林沛辰： 所以人……喔不，「過客」來到這裡，必須報到、等待審判才到天堂或地獄囉？
李督導： 原則是這樣，但其實過程中還有很多細節，像是住宿安排、財物保管、遺願調查之類的。
林沛辰： 遺願調查？
李督導： 就問你還有沒有什麼遺願，如果你生前表現很好，我們在能力範圍所及之處會幫你達成一個願望，但這種機會很少、非常少。
林沛辰： 〔急切語氣〕什麼願望都可以？
李督導： 你以為我們有七龍珠和神龍喔。
林沛辰： 所以，能實現什麼樣的願望？
李督導： 只要不違背常理或傷天害理的，應該是可以達成的，但這不是我職責所在，詳細情形要問天地交流協會的調查局。你這麼關心，你有什麼遺願呢？
林沛辰： 我……我……我也不知道有什麼遺願。
李督導： 不會吧！總該有一兩個。
林沛辰： 就算有，也不可能實現。
李督導： 不妨說來聽聽。
林沛辰： 我……想要請人代替我發表我的遺作。
李督導： 小說？散文？
林沛辰： 是劇本，是一部構思五、六年的劇本。
李督導： 對喔，你搞戲劇的，看來這個劇本對你來說很重要，是舞臺劇吧。
林沛辰： 是電影劇本，我寫好這部電影劇本後，想要參加甄選，但畢竟我不熟悉那些電影環節，又或者，其實我根本不懂電影也不常看電影，

沒那個能耐去駕馭一部電影劇本，遲遲沒有投稿。

李督導：當初為何會想寫成電影劇本？照理來說，你應該發揮所長寫舞臺劇本才對呀。

林沛辰：因為，我知道「她」很喜歡看電影，所以想為她寫一部電影。

李督導：寫「她」的故事喔。

林沛辰：〔搖頭〕是寫我們的故事。

李督導：你愛她。

林沛辰：〔沉默〕我不能愛上她，但我承認我很喜歡她，我了解喜歡和愛是不同的。

李督導：她有男朋友還是結婚了，不然你怎麼不能愛上她？

林沛辰：我能預想我們之間的不適合，而她又是那種當不成戀人就做不成朋友的人。

李督導：我瞭解了，所以與其不能再聯絡，倒不如當要好的朋友，至少以後還能常聊天，友誼長存嘛！

林沛辰：〔雙膝併攏，把臉埋在膝蓋上〕她應該不把我當好朋友吧，而且我們沒有很常聯絡。

李督導：那你們到底是怎樣？

林沛辰：〔抬起頭，雙手掩面〕她曾說過，她很喜歡我，但我知道那不是感情上的喜歡，只是覺得我很好相處，有話可以聊，如此而已。

李督導：〔雙手撐在背後地面〕你沒想過追她，這樣就有機會再一起耶。

林沛辰：在感情上，我不是有自信的人，而且我們不適合長長久久。

李督導：好吧，我多少也能體會你的感覺，但這跟你的電影劇本有什麼關係？

林沛辰：我期待它能拍成電影，然後她會在電影院裡看著我們過去生活中的每一個片段與細節，想想當年，想想大學時期她曾經主動牽起我的手，但我知道那是喜歡還是愛。

李督導：其實你是想在電影裡對她表白吧。

林沛辰：我的遺願應該有機會實現吧，劇本就收在我房間的抽屜裡。

李督導：可惜，要是你親自發表該有多好。

〔兩人沉默片刻，林沛辰站起來四處尋覓，李督導疑惑地站起來〕

林沛辰：我又聽到了，有人在說話的聲音。

李督導：這裡沒「人」。

林沛辰：有，有人，而且不只一個人。

李督導：我必須提醒你，你現在就在天地交流協會臺灣特區。

林沛辰：你有聞到血腥味嗎？這股味道愈來愈濃，你有聞到嗎？

李督導：我想我應該要幫你安排諮商輔導處的巡助員進行輔導。

〔林沛辰表現出被電擊的抽觸動作連續二次、共三循環〕

李督導： 你怎麼了？別嚇我。〔拍林沛辰的肩、迅速收手〕好麻喔！

林沛辰： 我怎麼了？

李督導： 我才想問你怎麼了？

林沛辰： 我「感覺」好累好沉重又好痛喔。

李督導： 你已經沒有……

林沛辰： 〔緊接〕我知道我應該不會有「感覺」了，但你不是我，你不能否認我現在的「感覺」。

李督導： 所以你……

林沛辰： 我好像看到了好多燈泡在發亮。

李督導： 我說你呀……

林沛辰： 亮得我睜不開眼。

〔舞臺燈光閃爍〕

〔心電圖儀器運作的音效〕

〔心跳聲音效漸強〕

〔全場燈暗，林沛辰下場〕

〔舞臺前方燈亮〕

李督導： 我說你呀，遺願都不遺願了，我想你應該懂得愛要及時說出口這個人生道理了吧。〔停頓〕靠，我什麼時候變得那麼愛說教。

〔背對觀眾緩慢下場〕

〔全場燈暗〕

幕外音： 我就覺得，你果然還是想「回去」，不過，〔緩慢地說〕天地交流協會的門總有一天會再度為你而開。

〔全劇終〕